

“三桶油”混合所有制改革 表忠心与融资两者兼得

■ 程瑞民 报道

今年这个石油企业的春天并非全部来自漂亮的经营业绩,还有不断曝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目前正对混合所有制进行部署,竞争中的暗战也越来越激烈。

是为了向中央表决心还是为了拓宽融资渠道?“三桶油”之间的改革方案优劣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比较,但是在业内专家看来,受限于石油行业本身资金和政治等多重属性,这个领域的调整很难触及垄断等根本性问题,能否改革成功还要取决于体制性的变革。

三巨头改革各有考量

与其他行业的零零散散的表态与推进不同,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这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已成为国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急先锋,而这个急先锋阵营中步子迈得最快的应该是中石化。

最新的消息是,中石化在3月底刚刚把所属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资产整体移交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拥有、管理和控制。正在按照预定的时间去推进。只是相比与其他两家的默默无闻,中石化的高调也造就了这项工作的高曝光性,使媒体趋之若鹜。

但是,从改革方案涉及的业务范围来说,中石油似乎是力度更大。按照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在3月份的多次表态,公司将搭建六大合作平台,全面扩大与民间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外资本等各类投资主体的合资合作。不过具体进展上中石油未作更多说明。

相比之下,中海油则显得稍微沉寂。公司在回应询问也表示,目前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没有新的消息,外界可以关注公司高层在3月28日业绩说明会上的表态。

在3月28日回答媒体提问时,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表示,愿意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继续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过除了这些原则性表态,但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细节。

石油行业专家称,中海油的业务主要是在海上,下游业务比较少,可以开放引进外界资本的空间很小,而海上业务是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难度会非常高,这也是中海油表态谨慎的原因。

中海油目前主要是和国际石油巨头



搞产品分成合同,而在所有制层面能施展的空间并不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告诉记者,各个企业都有各自的情况,当然中海油目前正在操作可再生能源业务调整,可能会大规模退出,所以未来可探讨引进社会资本的操作性。

但中海油方面显然不愿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热潮中掉队。公司旗下媒体日前发布的报道公开透露,其实早在2006年,中海油就在油品销售领域积极引进民营资本,截至目前,销售公司运营的下属企业共49家,其中合营公司20家,合资加油站占全部资产型加油站的比例达76%。

表忠心与融资两者兼得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看来,三大国有石油巨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走得最快,这是在积极响应中央的改革要求。而有同属国资委监管的另一家央企高管则表示,三巨头之所以敢抢先迈步,是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属于国资委考核,但是三巨头不用像其他央企兄弟一样还要等着看国资委的脸色和工作部署。

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一个现实的背景是,处于快速扩张时期的石油巨头们对于资金和融资方式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周大地指出,石油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勘探开发动辄就需要投入十几亿元,一次并购可能就高达上百亿,完全不是个体户或中小企业能玩得起的。

国有石油公司为了财源广进引进社会资本就顺理成章。比如中石化,即便未

来只是出让30%的油品销售业务股权,它获得的资金也将可能高达300亿美元。而在这方面,中石油暗中所作的努力远远超过目前台面上可以看到的。

中石油旗下的混合所有制最早被追溯到西气东输三线建设时,当时中石油为了缓解1200亿投资的压力,引进了宝钢和社保基金以及所谓的民营资本组成的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共同投资这个项目,获得外部投资300亿元。

而后在2013年夏天,中石油又和泰康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成立了中石油联合管道有限公司。最近,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还出现在中石油四川页岩气开发项目的投资人名单中。

但是,个中的背景是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实际是中石油旗下昆仑信托主导设立的项目,它更像一个高效的融资平台,其资金来源除了早前被报道过的雅戈尔公司外,还包括昆仑信托拒绝透露的更多私募投资者。此外,去年5月份,昆仑信托和海富通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行的“海富通昆仑信托型养老金产品”首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复,开创了企业年金通过养老金产品渠道投资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先例。

在中石油自己的发展战略中,以昆仑信托为代表的产融结合的融资模式被重点提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表示,由于更能体现资金的效率和回报,未来国企改革通过资本平台操作将会成为趋势,正在越来越被认可。

因体制不变而遭质疑

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国企们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是他们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究竟能多大程度去实现依然是个疑问,而在理论层面,对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的批评也始终没有停息,比如控制权如何分配的问题,国企改革属性问题等等。

早在中石化刚刚宣布将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即便是中石化内部专家也曾评论称,“该改的不改,不用改的还瞎改”。言下之意是油品销售市场已经是个竞争市场,中石化更应该推动上游环节的改革。

近年来,外界质疑的石油领域垄断现象主要集中在上游勘探开发和原油进口资质两大领域,勘探开发是三巨头代表国家控制资源,所以对民营和外资关上大门就被认为是应有之义,而原油进口资质近来频繁放出开放的消息,但是始终受到掣肘,个中原因复杂。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日前的业绩说明会上对勘探开发板块的问题也表示,公司上游板块不会放开,因为在国际上石油勘探开发是个高风险行业,“大概只有30%的成功率”,一般企业难以承受,所以对对外更多是合作而不是合资。

周大地表示,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国有经济的主题地位不会动摇,另外石油行业本身也是高度集中型行业,资金密集和政治等因素明显,这些都造成了国有石油企业的控制局面,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是分蛋糕,而是要一起做蛋糕”。

现在的问题是,民营资本对这种施舍式的做蛋糕意愿究竟有多大?国内一家能源央企的高管日前表示,由于出现控制权或话语权的争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还是要看民营资本的兴趣和意愿,当然从国资内部来说,鉴于以前和民营资本合作中的教训,也存在对民营资本的提防和担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同时认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打破垄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较为有限。他表示,当前的改革并不是在竞争压力下实现的,只是石油巨头基于现在的体制上,允许民营资本等到它的地盘上合作,效果自然会打折扣。

郭海涛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与体制性变革,要看这个体制是否允许更多独立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如果没有竞争压力,那么最后还是国资分得多,民营分得少。

保育钧: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是主子对奴隶

■ 杨雄 报道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在分论坛“民营企业:放松管制与民企机遇”中,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接受提问时表示,“顾雏军案是在国进民退中的狂欢,抓他的罪名是侵吞国有资产,最后判他的罪名是另外一回事,可见这个案子是错案。”他认为顾雏军案不仅“应该重审,而应该公开审判”。

为此,记者在云集了中国顶级企业家的“正和岛”举行的晚宴上专访了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主席保育钧。

当年,郎咸平以一系列文章质疑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引发全民大讨论,2008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曾经显赫一时的格林柯尔集团土崩瓦解,知名品牌科龙电器也因此一蹶不振。此事件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转折点,其后国企改革制被纷纷叫停,从2008年起,“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新风向。

顾雏军出狱后,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称自己无罪,并实名举报四位高官。再次引发大讨论,当年的“郎顾之争”再起波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保育钧谈及为什么替顾雏军“喊冤”,他说该公案“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民营企业产权得不到保护”,此案件是“有预谋来整治一个有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公审可以让大家都来接受教训,政府接受教训,司法部门接受教训,企业家也接受教训。”

当年“郎顾之争”使得国企改革停滞多年。如今以“混合所有制”的办法重启国企改革,允许民营入股国企垄断的行业。对此,保育钧表示,混合所有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07年就提出。在现有模式下,“混合所有制”是“老子对儿子的办法,主子对奴隶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政治分开,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之后,才能跟民营企业合作。”

保育钧指出“如果现在搞混合所有制还是为了国企解困,那完全错误”。

以下是专访实录:

记者:您在论坛上为顾雏军“喊冤”,现在此案也已经开始重审了,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保育钧: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民营企业产权得不到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抓他的罪名他的知识产权占比高了,所以叫注册资本不实是这么回事。当时省里有文件,地方政府有文件,知识产权最高可以占70%,他是按照这个文件做的,但后来却说他注册资本不实,对他的知识产权不当回事,如此引申出来再来陷害他,说他转移公司资产,转移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的资产,做了调查之后,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这个消息都披露出去了,股票一下子跌下去。

他们是有预谋来整治一个有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目的在这儿,所以这个事情不仅要重审,我主张公开审。大家都来接受教训,政府接受教训,司法部门接受教训,企业家也接受教训,这是能够教育人,比讲大道理、出多少条文都管用,这就是具体案例示范作用。

记者:现在混合所有制话题挺热的,政府也在推动,但是像张克强、陈发树一些遭遇让民营企业感到担忧,您是怎么看机会和风险的?

保育钧:混合所有制企业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早就提出来了,1997年就提出来了,现在提出来上升高度更高。在基本经济解释里,混合所有制就是股份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用这个解释去解读混合所有制,是错误的。

现在都说国有垄断行业放开30%给民企,错了,完全错了,这是老子对儿子的办法,主子对奴隶的办法,老子门开了让你进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一种平等竞争。应该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也入股,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两个人结婚搞对象,搞到对象之后平等的夫妻生一个胖娃娃,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我家地主老财让你进来给我当长工,这个不叫混合所有制。

所以说,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一定要政企分开,政治分开,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之后,才能跟民营企业合作,现在在国企背靠政府占了那么多资源,民营企业相比一开始就没有平等地位。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感兴趣,因为一开始在起跑线上就不对等。

所以,要真正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表述,就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来说,国有企业有放大效应,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10%杠杆可以玩90%股权。对民营企业来说,原来势单力薄,现在跟“老大哥”一块合作,就是冲着一块发展,机制也灵活,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了共同发展,为了优势互补。但现在却是变成一种“你进来吧,我现在没有钱,给你放开了”。

现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做法不能重犯90年代初期股票市场的错误,当初股票市场是为给国企解困放开,放开之后有国有企业来上市,上市可以溢价发行,可以不还帐,过去吃财政,后来吃银行,现在吃不成就要吃股民。如果现在搞混合所有制还是为了国企解困,那完全错误,进了错误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陈发树这个案件,这个官司不平等,云南白药不是市场主体,它要“卖”自己,得请示上级,上面还有“婆婆”,“婆”上面还有“婆婆”,最后责任推给谁,谁都可以不承担责任。

(腾讯)

博鳌论坛聚焦混合所有制:让国企回归市场

4月9日,腾讯网主办的“市场的作用——中国式增长路径选择”主题酒会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召开。腾讯网邀请政商界众多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畅谈中国如何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如何治理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痼疾,探讨中国市场化变革与企业发展路径。

在酒会中进行主题演讲及沙龙讨论的嘉宾包括,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等。

与会嘉宾认为,国企痼疾在于企业领导层任免仍存在浓厚行政色彩,企业的目的与管理者的诉求存在错配,目前去行政化和还原企业市场属性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过程中,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或会成为关键一环。

国企去行政化是关键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酒会上指出,国企的发展存在着弊端。国企的属性叫企业,实际上属性不太像企业。因为一个企业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保持持续盈利,企业一把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把手的关键之处在于,要选择好的班子跟他配过来制定战略,但是国企之中,班子的构成并非由一把手来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弊病。

其次,企业的责、权、利不一致,但是国企的业绩考核,存在官员人气考核的因素,这在无形之中削减了企业的属性。此外,

国企没有真正的物理上的主人,短期行为和利己行为会比较强。“像韩国的三星做显示屏,需要连续投资若干年才能做出来,但是大国有钱的时候不愿意投,国企管理者有很明显的任期概念,到期以后的事不归他管。”柳传志指出,未来应该利用混合所有制,激活国企创造利润,并将利润用于百姓增收,拉动内需消费,进而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混合所有制最终应该发挥的作用。

不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混合所有制仅是一种过度方式,可以改变企业,但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制度持续存在,腐败可能是干扰这一模式成果的重要因素。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指出,即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仍值得商榷。他指出,国家对四大国有银行控制得比较严格,管理者具备行政级别,相对而言激励和约束机制有所缺失。他认为解决方式是,进一步促进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并由财政统一管理。

对于国有银行的竞争力问题,显然身兼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的李剑阁更有发言权。他指出,四大行完成IPO以后,银行股长期行情不振,所以汇金奉命不断增持四大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持有是在上升,没有像招商银行一样,及时“断奶”。四大银行管理者经营目标很明显,为走上正部级创造业绩,对激励机制并不在乎,作为上市公司,这样的观念需要扭转。

作为民营金融机构的代表,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为解决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建议,一是在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尽量退出控股地位,减少企业行政色彩。另一种做法是把管理层与企业的利益绑定,让各种各样的市场力量参与管理。

利率市场化是当务之急

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无疑是最重要的改革之一。马蔚华坦言,希望2014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但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实现不了,银行存款利率是最后的关口。”马蔚华认为,利率管制,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产品过剩,所以利率市场化可能是政府改革最急需解决的事情。

李剑阁认为,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他高度评价周小川给出的“两年内完成利率市场化”时间表。“周行长在没有外力推动下很难说这个话。”李剑阁指出,周小川的表态或会激怒商业银,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形成倒逼,改革虽然艰难,但周小川行行长早已下定决心。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可能还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的协调。这不仅涉及银监会,还涉及证监会、保监会、央行。

“我和人大财经委的负责人有过接触,三合一的可能性不大。”李剑阁指出,面对混业经营,可采取功能监管的模式。赵令欢赞同继续坚持分业监管,但监管层需要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减少审批。

对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金融行业如何寻求突破口的问题,部分参会嘉宾认为,互联网金融可能是一个备选选项。

赵令欢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很成功、很创新、很典型的例子,但希望监管能跟上去,因为小微的机构和大机构实际上是由于市场化的要求和市场化的规律分开的。当小微的机构要开始做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乱象。

路径分歧仍存在

改革虽已有共识,但改革的路径选择仍存在争论。